

万叶集精选

钱稻孙译
文洁若编
曾维德辑注

增订本



首并短歌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
五言七言
五言七言

イハミノウミツツ、ウラワフツツ
石見乃海角乃浦回半浦

能歌之意

無等一云礮 人社見良目
ヨシエヤレカタハ

縱畫屋師滴者一云
不云ノ アライツノウヘニカ

無等一云 荒礮乃上爾香
ヨシエヤレカタハ ヌラハ

縱畫屋師滴者無
不云ノ アライツノウヘニカ

無等一云 荒礮乃上爾香
ヨシエヤレカタハ ヌラハ

縱畫屋師滴者無
不云ノ アライツノウヘニカ

無等一云 荒礮乃上爾香
ヨシエヤレカタハ ヌラハ

縱畫屋師滴者無
不云ノ アライツノウヘニカ

無等一云 荒礮乃上爾香
ヨシエヤレカタハ ヌラハ

縱畫屋師滴者無
不云ノ アライツノウヘニカ

無等一云 荒礮乃上爾香
ヨシエヤレカタハ ヌラ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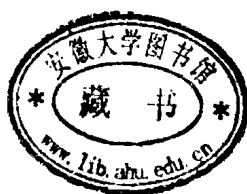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万叶集精选

增订本

钱稻孙译

文洁若编 曾维德辑注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叶集精选 / 钱稻孙译; 文洁若编; 曾维德辑注.
—增订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4
(名家名作名译)
ISBN 978-7-5458-0401-0

I. ①万… II. ①钱… ②文… ③曾… III. ①和歌—
诗集—日本—古代 IV. ①I31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8043 号

万叶集精选

钱稻孙 译 文洁若 编 曾维德 辑注

责任编辑/李佳怿 技术编辑/丁 多

版式设计/李佳怿 封面设计/郦书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90,000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401-0/I·141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序

文洁若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老、数量最多(四千五百多首)的钦定诗选,主要收录的是七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的歌。作者众多,包括当时社会所有的阶级:天皇,贵族,广大的民众。《万叶集》中表现的境界,丰富而复杂。万叶诗人用日本民族语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抒情的、富于个性的新诗歌。这种清新简明、真挚感人的力量在后世的精炼而讲究风格的日本诗篇中已不复存在。

大伴家持(公元七一五?至公元七八五)是《万叶集》末期有代表性的诗人。毫无疑问,《万叶集》主要是由他编纂的。尔后又经数人加工,形成流传至今的版本。

钱稻孙先生的毕生志愿是完成日本文学名著《万叶集》和《源氏物语》的翻译。可惜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浩劫,《源氏物语》的译稿(据我所知,定稿有五章)已不翼而飞。他留给后世的,只剩下了刊载于《译文》一九五七年八月号的第一章。

钱稻孙先生的《万叶集》译稿就幸运多了。一九五九年,他选译的《万叶集》曾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东京出版。六十年代初,他又增译了三七九首,共成六九〇首。由于当时出版社派我

向他学习日本古文，我便承担起为他眷清并整理这份译稿的工作，从而把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这样，它也避免了与译者同归于尽的结局。

进入新时期后，我一直挂念着出版这部选集的事。我把旧译稿从柜子里找了出来。然而有些和歌，竟有四种译文！我始终想不出怎么可能把从离骚体到民歌体的风格迥乎不同的译稿编入一部选集。一九九〇年，承蒙天津刘柏丽同志寄赠她译的英汉对照插图本《怒涛译草》¹（波斯我默·海涌原著，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拜读之后，我深受启发。她这部译作，每首诗都有“七绝”和“语体”两种译文。我就参照该译文的格式，把同一首和歌的几种译文一道编进去。

译者生前未来得及为这部选集撰写前言，现将他在《译文》杂志上发表的《〈万叶集〉介绍》（原载一九五七年八月亚非文学专号）权作为译本代序。

日本学术界对钱稻孙的译文甚为珍视。著名学者佐佐木信纲²为他译的《万叶集》撰写了《汉译万叶集选缘起》，语言学家新村出³写了“后记”。汉学家吉川幸次郎⁴也在“跋”中称赞译者道：（中国人）“日本文学真正的关心与尊重，始自本世纪。本书译者钱稻孙先生与其僚友周作人先生开了先河。周先生的业绩以《狂言十番》的中译本为代表，钱先生的主要成就当推这部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八月版。

2 佐佐木信纲（一八七二至一九六三），日本国学家，“和歌”诗人，著有《思草》、《日本歌学史》等。

3 新村出（一八七六至一九六七），日本语言学家，编《广辞苑》，著有《南蛮更纱》、《南蛮广记》、《东方言语史丛考》、《东亚语言志》等。

4 吉川幸次郎（一九〇四至一九八〇），日本汉学家，著有《元杂剧研究》、《诗经国风》、《杜甫私记》等。

《万叶集》的中译本……先生兼备中国、日本和西洋三方面的教养。惟其出自先生之手，此译本即使作为中国的诗作来看，也是最美的。”

钱稻孙先生去世后二十六年之际，《万叶集精选》曾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钱稻孙先生的生日是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五日。今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决定出版他的四部译作：《井原西鹤选集》、《近松门左卫门选集》、《万叶集精选》、《东亚乐器考》，算是以出译作来祝贺他的寿辰一百二十四周年吧，这也足以告慰这位孜孜不倦地从事了大半辈子日本文学翻译工作的老先生于九泉之下。

下面，从《哈佛遗墨》¹中摘录几段关于钱稻孙的部分，以飨读者。

钱稻孙……历任教育部主事、清华外国语言学系与历史系教授，并曾兼任图书馆长。大约从一九二一年，就在家里（东厢房）设立“泉寿东文藏书”，搜集日本书籍，供人阅读。大略以文史方面为主，内容之丰富，就个人图书收藏而言，在当时可能是国内最大的。

钱稻孙教书循循善诱，而又非常之认真。对于文法的讲解，不厌其烦。不大注意会话，对读音却很重视。常说，有很多留日学生回国之后，拿起一本普通的日本书报来，还不能用日本音朗读，很多汉字只含混着用中国现代音读，是很可耻的。第二年日文选读的资料，文学方面的不少，如夏目

1 《哈佛遗墨》，杨联陞（一九一四至一九九〇）著，蒋力编，商务印书馆二〇〇四年版。杨联陞是哈佛大学名噪一时的教授，也是一位重要的史学家。

漱石的《我是猫》，曾读过一部分。练习从中文译成日文，则有时太难。

我第一次到受壁胡同钱府，大约是在大二或大三的时候，好像是去借书，也许是为了商谈标点《国学文库》的事。（中略）

钱稻孙对《万叶集》的研究有数十年的功力，连日本专家都相当佩服。译稿全部用文言，或四言，或五言、七言、杂言。我有时在钱府看他自己细改译稿，真是字斟句酌，而且写字一丝不苟，实在敬佩。译稿我在那时读过若干首，但未抄录。直到一九五六年，钱稻孙的《汉译万叶集选》才在日本出版，那一年钱稻孙七十岁。至于钱稻孙早期关于史学、考古学的译著，如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原田淑人的《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文化之关系》，乃至池田宏海、元末治合著两大册《通沟》的中文附录，对学人大有帮助，各大图书馆多有收藏，无须再介绍了。

二〇一一年七月卅日

增订本序

曾维德

日本的韵文以五七拍为基础，举俳句作例，即五七五的结构。暂莫说短小似俳句者，就短歌而言，五七五七七，合计三十一拍，如何汉译歌体，争论自然不少。钱稻孙以为中文乃单音节语，日文则复音节语，两种语言格调迥异，求达一致绝无可能。所以钱氏在翻译《万叶集》时，尝试了各种形式，其中自三十年代起便使用的诗经体，因文极深僻晦涩，最遭人诟病。

但钱稻孙仿葩经而译，非随意为之。和歌草创时，五七调尚未定型，颂唱的内容亦如《诗经》流露的先民淳朴之风。是故成歌时代较早的，多以诗经、楚辞之体译就；晚出的，则用五言、七言韵体。盖欲借我国诗歌形式的发展，从而体现和歌演进的脉络。偶遇柿本人麻吕的恢弘讴赞或长篇叙事，翻成诗经体显然已不合适，复以五、七言长诗对译。再者，诗经、楚辞的语言本就古奥，若单借文体却浑无原来风格与神韵，辄难免荒腔走板。

歌一“之姝者子”、歌二三九“咍兮赫兮”诸译句，分明化用《诗经》。更有甚者，如钱译歌二之一：

惟此大和，丘陵孔多，

靡克有加，香具峨峨。
爰跻其上，瞻我邦家：
野则升烟，水则飞軻，
丰兮美哉，惟此大和！

以今上古韵说仅“家”字押鱼韵外，余皆在歌部。然钱稻孙译《神曲》时乃用段玉裁古音十七部，按此歌当亦如是，则韵字无不入第十七部。钱氏更言“烟”、“鸥”二字不见于《诗经》，这里改“鸥”作“軻”，便是为了趁韵。但钱氏未拘泥此中，往后重译并不讳用今字，或墨守格律。早在四十年代初，即尝试以白话译和歌，爰至此《万叶集精选》中俯拾皆是浅近通俗的歌谣体，不带半点佶屈。翻译能有这样灵活多变的文体，是钱氏对最相匹的体裁之探索。惟想其将《神曲》拟《离骚》句调；《源氏物语》师《红楼》笔法；浮世草子肖类明市井小说；净琉璃台本如同元杂剧。又依《不如归》改南戏，益按《神曲》编北曲，合辙押韵，人工尺谱，均可布景奏乐演唱。如斯译才与功力，人见之唯有惊叹，无怪乎《万叶集》的译诗体裁应变百端。尔后的人汉译和歌，参取五七言绝句古诗者众，采用葩经楚辞体者寡，殆还原风骚之形神难矣。

纵任和歌七五式归化为诗辞格调，究其根本，终究是和体汉用。钱稻孙译时，刻意保留日语习用的文学意象，诸如“绿婴”、“藤浪”；直截照译的，还有和歌的一些传统修辞法，姑举最常见的“枕词”为例。枕词作修饰，前置于特定的词语，这一特定词语称为“被枕”。枕词与被枕的关系概有以下数种：用典者如枕词“天降りつく”修饰被枕“香具山”，乃出传说天降香具山；谐音者如枕词“梓弓”修饰被枕“春”，日语“春”字读

若“はる”(haru)，恰和“张弓”之“张”音同；联意者如枕词“鯨魚取り”修饰被枕“海”，谓海可捕鲸；譬喻者如枕词“五月蠅なす”修饰被枕“騒く”，比作夏蝇聒耳。二者之间虽有音义上的联系，但对歌意来讲不一定有影响，尤在地名充当被枕时，常冠首的枕词反似成了套语，连带出现而已；当中的典故缘由又难为读者明了，因此今译和歌恒省略不翻。钱氏仍尽可能地译出，勉力传达中日之于文化、文学上的异趣。比如歌二〇七之二中的“我想枝蔓归到根”、“仅凭大船般”、“乃忽杖节人来告”及“听来但觉弓弦响”。而起头的第一句“飞天羨轻身”，更尝试运用汉语的双关来译枕词。

检遍《万叶集》全书，看去无一字日文，细阅起来却十分费解，以至不通。原因正是当中真假名相杂，辨读就不那么容易了。所谓真名即汉字，而假名则假汉字表日语的音声。钱氏留意到这点，特在翻译中循用真字，让读者多少能窥瞥得本来面目。且看歌二六六，但直录原文如下：

淡海乃海 夕浪千鳥 汝鳴者 情毛思努爾 古所念

至于钱译，取其一以观之：

淡海之湄，夕波千鸟，
汝也嘈嘈，使我心槁，
为思古老。

歌一二八五之译案一，同样不失诗经况味，在结构上与原文亦步亦趋：

春日融融，嗟尔茕茕，独立于田；

芳草萋萋，嗟尔无妻，疲立于田。

这首歌拿春草之柔饰喻爱妻之娇，钱稻孙对此改作兴喻，“芳草萋萋”呼应下句的“妻”，兼押了脚韵。“萋”、“妻”相谐，思及歌二四九五：

慈母养娇娥，深藏在闺中；
如何得见之，蚕蛾藏茧官。

原文以女比蚕，钱稻孙译出此要之余，还巧妙利用“蛾”、“娥”二字同音关联，颇得乐府民歌之意况。

像这样的发挥，进而见钱译歌九〇八之一：

愿得年年从侍游，盘桓芳野鉴清流，
曲湍溅出素琳球。

原文末句只说白浪，钱稻孙却译成“素琳球”，可谓不信。但是“素琳球”一语不独表现出浪花的形色，更有其声，譬如玉石相击叩而发清响。轻轻一笔，立时把河曲流水拍岸的情景栩栩然描绘于眼前。

逖译《源氏物语》和《万叶集》这两部日本古代文学经典，想是钱稻孙的平生夙愿。钱氏概于一九三三年着手译《源氏物语》，只是尚有机会译时，过于踌躇谨慎，以致所得不多。再待后来，虽成任务由其担负，却仍因进度太缓慢，转派丰子恺另自再译，第恐非钱氏当初所能料及的。

钱稻孙不满止于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转换，除了译得

字面的意思，还要掀揭背后深蕴的文化、趣味与气息来。为求吃透原文，尽得风流神髓，钱氏一心欲广罗博摭各家注释考论、图册照片，藉以晓识书中谈到的种种名物建筑、习俗掌故。兹所以《源氏物语》的翻译进度甚缓。之于《万叶集》，钱氏曾受佐佐木信纲的赠书、答疑等襄助，大抵有了充足准备方动笔开译的。

尽管《万叶集》的译事到底未克全功，但钱稻孙在《汉译万叶集选》上梓以后也不曾停辍，终译出六分之一强，留下撷择精到、注释详备、信达雅正的译文，实可憾中之可幸。

钱稻孙一直默默翻译着《万叶集》，俟辗转他邦刊行时，其年业古稀。相隔三十六年，《万叶集精选》的出版，复渐让人拾起译者那陌生的名字。隙驹忽忽，至如今再付梨枣，不知不觉间，又度去了整整二十个春秋。

本次再版根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版《万叶集精选》作底本重排。按文洁若女士回忆，当时为钱稻孙整理《万叶集》译稿，参考了一九五六年由日本振兴学会出版的《汉译万叶集选》，然受条件掣肘，未能参考钱稻孙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发表在期刊上的译文。笔者籍此再版机会，依据《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中和月刊》（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及《日本研究》（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对此中刊登有关《万叶集》翻译的内容加以董理裒集，因遗文散见于期刊，挂漏难免。《万叶集精选》实际是对《汉译万叶集选》的补充修订，而《汉译万叶集选》又是在早期刊登的译文中辑改而成，因此本次增益的内容多属初稿。

鉴于杂志文章皆以通晓日文者为对象，与《万叶集精选》的

受众迥异；且体裁不一，或讲解，或随笔，或止和歌译文，故不便全篇悉数尽录。凡《万叶集精选》所无的和歌译文，全部采录，本次增订即有三十六首，尚未计同首数译。又据《国歌大观》序次补加编号，增收的和歌译文一律用【】号标出，俾与《万叶集精选》原译相区分，并对原书就译歌数量叙述作统一修改。而同一首和歌，其译文与《万叶集精选》重复者不录；字句无甚差别，歌意近同者，亦不考虑；改动类多，句意训释相左者，录入以备参考。

另甄择期刊文字作为注解。参照《万叶集精选》的体例，整句截录，编组成注。尽量不用汉日掺杂的语句；含日文者，以括号标出相应罗马名。无句读则加标点。钱稻孙译诗的正文采用宋体，译注则排楷体；左注为仿宋；凡无具名“文洁若”之脚注皆笔者所笺疏。

此外，校正手民误植、讹谬字及异体字。亦匡纠时间错误；对未标明公元纪年的日本、中国年号补公元纪年。原译文及注解舛误、难解、遗漏、存疑之处作注疏。同首和歌不同译例，句意殊异者作解释；和歌旨义一般不作解释。

囿于篇幅，未能详作校记并胪列参考文献，唯在注疏中略陈一二，望乞谅宥。

校勘如扫叶，兹事固已极难；论注则更甚，恐有续貂之嫌。自不揣愚弩，妄为辑校注疏。虽戮力以赴，终究学谫识陋，注疏恩逮，辑校仓猝，必多疏谬不当，敬希读者垂察指正。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万叶集》介绍(代序)

钱稻孙

现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日本有部文学古典叫《万叶集》，可是很少机会见到面。这里对这部名著做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这部古典究竟古到哪一个时代？全书二十卷，收有长短各体的古歌四千五百有余首，其纪年最晚的当我唐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

日本上当我隋唐前半的一段时期，叫作“飞鸟奈良时代”，从代代改变皇居于大和、飞鸟一带地方直到奠都奈良的七十年，其间一百多年，文化艺术上开出了第一朵绚烂的花。这部《万叶集》就代表着那一时代的“和歌”，和代表着那一时代汉诗的《怀风藻》并称“奈良文学”的双璧。

其时日本还没有自家的文字，而歌词是离不开声音的。由于录音的必要，借用汉字做音标，所谓“万叶假名”，夹用在载意汉字的真名之间。万叶假名，花样多端，有的借用字音，有的借用字训，却不用本义而但取其训语之音，与真名不一样。还有更加转弯抹角的所谓“戏训”，有时字数还比所表示的音数多，例如用“蜂声”二字只表示 bu 音。所以读起来好比猜谜，不但我们看不懂，他们本国人也不能谁都直接读解。经过千年来几多笃学

之士的苦心考读，近年万叶学专家的多方面研究，有了现代文字的本子，并且最近有了许多大家的现代语译注评释。但是还有未得定解的词句，有一首至今没有读通的。

然而，正因其用假名记录，也说明着这《万叶集》是未有文字以先的文学，其中所收的占半数不知作者的民谣样歌词还是近似于上古的口诵。换句话说，这《万叶集》是由口诵文学演变到笔撰文学的一个宝贵标本，尤其说明着日本的笔撰文学是产生在未有文字之先的。更有一层值得注意的意义就是日本所以发展其自家的文学，主要靠其基本工具的假名，而假名的原始形态和初期的演变就见于此集。也因此，在我们考究到唐以前的音韵，这万叶假名也不无可资参考之处。

集中歌词之体，主要以五言句和七言句交替成章，最后重叠一句七言煞尾。这似乎是日本韵调的一个基本律，后世许多歌曲演唱都大致不离此宗。长歌句数没有定限，短歌限定是五句：五、七、五、七、七，恰好是长歌的截头接尾。后世很少作长歌，所谓和歌，就只是短歌，所以和歌别名就叫三十一文字。此外有六句头的，一体叫“旋头歌”，五、七、七为一解，两解成一章。集中所收不过二三十首，后世更少仿作，所以叫旋头，就因为前后二解同调。妄加推测，许是踏步而歌的，唱到一半，掉过头来。歌词往往两半合掌，前后自成应对口气，可能原因于此。再有全集只见一首“佛足石体”，则是短歌又缀上一句七言，所以也是六句成章。奈良药师寺有一石碑，刻着佛足迹，有奈良时代的文室智努者为其亡妻荐福的赞佛歌，是这样的。短歌有不自独立而附属于长歌之后的，特称为“反歌”。长歌不一定有反歌，而反歌也不限于一首。其词大多总括长歌的大意，或者补充长歌所未尽的余意。然而时代古一些的长歌，倒并不一定带

反歌，这分明模仿中国词赋的乱辞，而也是后世不复多作长歌的机兆。

集中歌，前有题或序，没有注跋，自是编者所加。在题或跋中注出的年代，上下亘及四百五十多年，其实构成这万叶的中心，表现着万叶歌的特色者，不过飞鸟奈良时代的一百三十年左右。注出作者的，约有二千二百首，名数略可得五百人。其中有皇室男女、高官、文士、兵卒、僧侣、游女，普遍于各个阶层、各个地域。还有一卷可以说是采风专辑，收罗了东北地方的方言民谣。歌词所涉及的天然景物、人情故事，真个包罗万象，迥非后世任一和歌集所克并比。他们一向以此集比于我国的诗三百篇，而和歌史上每一次的歌风振作，莫不以学习、研究《万叶集》为其前提、动机的。至于其时的制度、风俗、服色、起居，以及其与我国的交往，中国思想、技术的东流之迹，都足以引起我们今日的兴趣。

再通观这万叶的歌风，则情意真率而声调雄壮，词藻富丽而句法苍劲，也是后世和歌里不容易见到的。从时代和作风两方面综合观察起来，大致看出三个主要潮头。第一个潮头，略当我唐初，篇什不很多，大抵出于宫廷人之手，而情词朴直，颇多气魄、性灵之作。紧接着来了个“歌圣”柿本人麻吕，引起了第二个潮头。修炼辞句，创造格律，文人竞起，蔚为翰林，多作富丽堂皇的长篇。及至奈良后半，天平（略当我唐开元、天宝）以后，大伴氏一族占据了歌坛，为作歌而作歌，力慕风雅。以致篇什之繁，大伴家持一个人就近千首。而性灵反见淹没，意境也趋于纤巧，形成第三个潮头，其实也是万叶的衰波了。

那么，这样个内容的《万叶集》二十卷，究竟是谁、是怎样编选成功的呢？古来就有好几个说法。一说是圣武天皇（七二四

至七四八在位，年号有神龟、天平)的敕选，但是集中有天平以后的歌。一说是橘诸光(七五七年歿，七十四岁)奉敕选的，也有预选身后的歌作之嫌。一说是大伴家持(七八五年歿，六十八岁)的私家选集。这种种推测，也各有其弱点，并没有定于一尊的强力证据。其所以指不出主编人来，主要由于二十卷的体例，非但选采的方针不一，连分类、编次以至于假名的用法都不一致，显非一朝一手所成。现在一般学者所公认的是第一、第二两卷像一部敕选集，卷十四是个东国地方的民谣集，其余各卷怕都是不同人不同时的私家辑集，而叠成二十卷的是大伴家持。叠成的年代，不下于第八世纪，大概七八〇至七九〇年以来就像这样个面貌了。不过我们有这么一点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汉字当然只掌握在上层阶级的手里，这题名“万叶”二字就充分说明着这是部官书，至少是种准予官书的典籍。编选旨意不外乎铺张天皇政权的确立，而为奈良朝的润色文章之一。叠成二十卷的既是大伴家持，则题名也可能就是他所选定的。

第一眼就看到的体例不一贯是类目的五花八门，然而根本不离乎“杂歌”、“相闻”、“挽歌”的三类法。所奇怪的是杂歌居首，与我们所谓杂有点不一样，不是类无可类之杂，而是通或总的类目。所以有些分明是相闻歌或挽歌，却归在杂歌之列。相闻也并不一定是往来相闻，凡是抒咏私情的都包括于中，恋慕相思为之主。所以又有进一步细分的名目：譬喻、问答、正述心绪、寄物陈思、羁旅发思、悲别歌等目。卷十一、十二在类目之上又冠以“古今相闻往来歌”的总称。此外有另从歌体或其他观点来立的“旋头歌”、“防人歌”、“东歌”等名，而卷十六尤有“有由缘歌”之称，大都是有故事传说的序词，近年发现古写本有叫“尼崎本”的，这样的歌词往往煞尾是重复的，大概原是说唱的